

## 一. 緒論

鄭伯克段於鄆，及共叔段之亂，是魯隱公元年，即公元前722年，春秋初年在鄭國國內發生的一場內亂。武姜成為武公夫人並先後為武公生下了兩個兒子，長子莊公由於腳先出來造成難產，武姜因為厭惡而取其名為寤生，這亦成為共叔段之亂的起因。次子段出生後，武姜偏心於段，屢次向武公請求希望廢莊公改立段為繼承人，但鄭武公仍依照嫡長子繼承制的禮法，依然讓莊公來繼承君位。鄭莊公設計並容忍其母武姜和其弟共叔段，放任共叔段日漸增長的野心和勢力，待段出兵欲反，自己再帶兵討伐，有如兩國之間的戰爭，不具弔民伐罪的王師之名，所以不用伐字而用克字。而鄭莊公對於自己弟弟的所作所為放任不管，任他越錯越不可回頭，是他失教，不是一個稱職的兄長，而總是被武姜溺愛著的共叔段，對於自己兄長更是毫無半分尊敬之意，身為人弟，他不稱職，身為人臣，他更不稱職。故曰鄭伯與段，而不用兄弟之名命之，說明二人皆有過失之處。最終共叔段出逃，而鄭莊公將武姜遷至潁地，後借潁考叔之建言，與武姜隧中相見。

## 二. 角色分析

### (一) 武姜

中國春秋時期鄭武公的夫人，鄭莊公與共叔段的母親。文本中，「莊公寤生，驚姜氏」此句可知由於難產一事對武姜是留有陰影的。武姜懷有鄭莊公的時候是頭一胎，心中必然有著初為人母的緊張不安、面臨生產的恐懼以及是否為男嗣的壓力，再加上生產時又面臨難產，心理和生理雙重的折騰，那些疼痛、恐懼等等的負面情緒壓過了子女誕生的喜悅。莊公的出生，對於鄭武公來說，是自己的嫡長子，自己後繼有人了，安慰了武姜後，全心投入在照顧長子而忽略了武姜。冷淡了孩子的母親，讓武姜有種被冷落的感觉，莊公對武姜而言，反成了和她爭奪武公愛情的對手。為了去躲避這一份痛苦黑暗的負面情緒，武姜選擇忽略了鄭莊公，尤其是在次子共叔段誕生之後，武姜更是把所有母愛傾注在他身上，並且武姜也更能與這個孩子有所共鳴，共叔段並非長子，所以武公對他的注視和欣喜之情也不如莊公誕生時的強烈，同樣處於被冷落的位置，武姜更能去認同共叔段，更用盡所有來疼寵這個孩子——共叔段，甚至要求過鄭武公，希望廢莊公而立共叔段，當然，最後依然是本就優秀的嫡長子莊公繼承了鄭武公的位置。

莊公寤生給武姜帶來的陰影，使得武姜難以真心去疼愛這個他千辛萬苦生下來的兒子，無法給予母愛的這份愧疚，也在共叔段出生之後，

得到了補償。對於武姜而言，莊公與自己的關係並不親密，而共叔段又是自己向來疼愛有加的兒子，所以，對莊公提出再怎麼無理的要求，武姜也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妥之處，而對共叔段再怎麼溺愛，也不會有任何問題，因為，一向不都是如此的嗎？

在莊公身上，武姜的母愛並不曾給予一些，也許武姜曾經是想要去愛這個孩子的，但已錯失了時機，內心那份愧疚定然是有的。共叔段的到來，則彌補了武姜內心這一塊，所有的母愛都給了共叔段。於莊公，母愛是他不曾擁有過的；於共叔段，母愛是他生來所有。面對莊公，武姜無疑並不是個好母親，可於共叔段，武姜確確實實是個真正的母親，在長子身上無法得到的，便都呈現在次子身上。最終，更因為這一份早已失衡的母子親情，因她個人的愛惡，忘卻了母子兄弟之情和國家社稷的安危，這才導致了手足相殘的悲劇。

西方心理學家艾利克森所提出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，其中探討到關於家庭型態對於兒童發展以及社會化的影響。此理論將我們人格發展分為八階段，每一個階段都有不同的危機。在0－3歲，嬰幼兒期的時候，是孩子信任和自律與否的發展期。初生嬰孩對於這世界的無助感強烈，正是最最需要父母愛和關照的時期，如若父母給予了相當的關愛照顧，孩子便自然成長；如若沒有父母的照料，他們將可能陷於恐懼之中。初生的孩子一離開母體，便要面臨獨立生存的挑戰，但他們只是個連話都不會說的嬰孩，如何去獨立生存？所以，他們便需要一個可依附的對象。第一階段的關鍵角色便是母親。然而，鄭莊公卻從一開始就失去了這樣一個選項，並且在古代父權至上的社會下，依戀父母的心情更是難以對父親吐露。可是初為人母的武姜並不理解母親對於一個孩子的重要性，她所有好惡親處的展現在莊公面前，這也導致了莊公從小便難以信任他人，而共叔段更憑藉母愛，眼中毫無兄弟倫理親情，只為一己之利而活，終致兄弟交戰的結果。

## （二）鄭莊公

姬姓，名寤生，是中國春秋時代鄭國君主。莊公為人貌似忠厚忍讓，實則城府非常之深。對於自己弟弟共叔段的所作所為，莊公都是一清二楚的，他掌握了共叔段的一舉一動。一般來說，自己的弟弟犯了錯，為人兄長的就會告訴他他犯錯了，會引導自己的弟弟回到正軌，這才是親親之道。然而莊公只是放任事情的發展，在最後，出兵討伐他。仔細想來，便可推知，莊公並非生於一般家庭，他自小的生活讓他不具備健全的家庭倫理的觀念，武姜是位失職的母親，她未曾教導過莊公，也導致了莊公對共叔段的不教而殺。莊公固然有錯，然而這錯源於武姜，莊公自小就是一個缺乏愛的孩子，所以也養成了他不認識愛，不能正確使用愛的態度，他雖然渴求母親的愛，但那已是深埋心中的渴望，他不知道

如何去得到這份愛，對於他而言，武姜是生母卻又不是真正的母親，而共叔段更只是個有血緣關係，其他什麼也不是的弟弟，此間牽絆是淡薄的。

武姜未視莊公為親生子嗣，一味溺愛著共叔段。母親的態度永遠是影響著孩子的，這也導致了身為弟弟的共叔段，根本不將莊公視為兄長，氣焰高漲。武姜甚至向莊公提出無理要求，還幫助共叔段謀反，威脅到了莊公的地位。武姜既都已不顧母子親情，共叔段亦視兄弟君臣倫理為無物，莊公又何須寬容以待？莊公殺段等了十二年，為了什麼？不就是渴求著那一份親情嗎？或者也可說是莊公的處心積慮，但也不能否認他一再的給了二人機會。可是如今，這二人只顧私慾，棄母子親情欲奪君位，那莊公又怎可不為自己設想呢？

前面提及了艾利克森的心理社會發展論，莊公在第一階段，因母親武姜對他的厭惡，而使他無法建立對人的信任感，心中存有被拋棄的孤立感，使他無法尋得自我認同，於是他只好將其轉為他身為嫡長子的優勢—權力。他忌妒共叔段能得到武姜千般寵萬般愛，於是他只好將那些認同和忌妒，轉為對權力的追求及鞏固。莊公自小身為鄭國儲君，他必然不缺乏物質上的需求，然而對親情這一塊卻是誰也無法代替家人去給予的。文中，祭仲提出勸諫時，莊公一句「姜氏欲之，焉辟害？」對此，金聖嘆評曰「子稱母姜氏，是含毒聲。」然而，並不能怪莊公心中有所怨懟或者冷漠無情，這是因為他生長的环境是他不得不如此。莊公作為一個儲君被培養，他所受的帝王訓練，使他很早擁有理智、負責和控制能力等等。他被迫快速的成長，他在處事上固然有著冷靜果斷的地方，亦會有受情緒影響的偏執之處。他在極嚴格的教育下成長，又苦無情感依託之處，時時處於生命威脅之中，也許對於莊公，生命並無可喜的光芒，他只是一次次的忍受困難，保衛著家國疆界，在政治外交上，他成功得意，在家庭關係上，他心中挫敗，有著難以言說的苦楚。聽聞莊公道「爾有母遺，繫我獨無。」一句便可以感受到莊公內心對於母愛的潛在期盼，故終在穎考叔的按排下，與武姜隧中相見，意圖修補母子關係，亦建立了他孝子的形象。

### （三）共叔段

姬姓，名段，中國春秋時期鄭武公之子，鄭莊公的同母弟弟，封於京邑，故稱大叔。

兄弟之間的關係就如同母子關係，出於天性，然而這對兄弟，一個自小沒有母愛而心理失衡甚至有些懷恨，另一個從小備受寵愛，凡事有母親為他出面，是個被寵慣了的長不大的孩子，對他來說，愛是多麼的理所當然，甚至可以利用這個來攻擊他的兄長。他獨享母愛，在這一塊上，他遠勝莊公，然而他次子的身分，也讓他備受壓力。雖然兄長

不得母愛，可是卻擁有巨大的權力可以來壓制自己。他擁有這麼多，那他又怎麼能不擁有君位？一個不得母愛的兄長，怎麼能立於自己之上呢？這對於如此驕傲的他來說，必然是一種挫敗。如若他能擁有與莊公交戰的權力和勢力，他必然可以抱著更大的自信和銳氣向前進，於是他積極的要在政治上搶回優勢。

共叔段的確是個享有母愛的孩子，然而母親過分的溺愛，為孩子去鋪排了所有道路，清除了一切困難，也導致這個孩子成了一朵溫室裡的花朵，他沒有機會去負擔責任，他的能力都被武姜的溺愛和緩的抹滅，他無法自己去克服那些困難，因為外面的世界和他習慣的是不一樣的，也沒有人會願意去承擔武姜為他背負的責任。他在母親溫柔和愛的餵養下長大，無限膨脹的自尊心讓他只知偏愛母親，謀私於己，而不明白應該尊敬自己的兄長。武姜的失教，讓共叔段的心理一天天膨脹，越發的想取莊公而代之，他活在只看見自己的世界，沒辦法成熟的去思考身為人弟或身為人臣之道，以致做出了謀逆之事，落得了一個出逃他國的下場。

#### (四) 祭仲

名祭仲，字仲足。中國春秋時代鄭國的政治謀略家。當時鄭莊公將自己的京封給予共叔段，祭仲認為此處容易使共叔段培養實力發動叛亂，但是因為封地是由武姜提出，所以莊公並未採納祭仲的意見，說共叔段多行不義必自斃，暗示如果共叔段不悔改的話便不會有好結果，無須擔憂。

#### (五) 穎考叔

中國春秋時期鄭國穎邑大夫，稱為「穎封人」。莊公起兵擊敗了共叔段之後，置武姜於城穎，並發誓「不及黃泉，無相見也。」可莊公和武姜畢竟為血肉至親，是以莊公後悔他發了如此絕情的誓言。得知了莊公心思的穎考叔，假意進獻禮物引莊公賜食，又藉捨肉不食的舉動來引起莊公的好奇心，再以「小人有母，皆嘗小人之食矣。未嘗君之羹，請以遺之。」一番話語引得莊公哀嘆，待莊公和盤托出了一切並確認了莊公的悔意後，穎考叔便為莊公出了「闢地黃泉，隧而相見。」的方法，使武姜和莊公得以再相見並言歸於好。《左傳》中甚至讚嘆穎考叔為至孝之人，能推己及人。可是穎考叔又是否真為至孝之人？

隱公十一年，當時莊公為了要攻打許國，在太宮授兵器，子都和穎考叔相互爭奪兵器，穎考叔挾起車轅跑出，子都也拔戟追出，卻並未追到。等到攻許城時，穎考叔拿著莊公的螯弧旗率先攻城，子都挾怨報復，在城下對準穎考叔放冷箭，使其墜城而死。若是穎考叔真的是個純孝之人，那麼他又怎麼會只在賜食捨肉之時才思其親人，而在授兵挾軛

之際卻未念其親，最後落得一個死於私仇的下場。他應當不會是要好勇爭功之人，故他的純孝或非真實，只是為了逢迎莊公之心，耍小機巧使他能不違背自己的諾言又能顧及孝道。穎考叔身為人臣，不勸戒莊公反求諸己，反而只顧著盤算如何達到一個兩全其美之策，以其一己之心度莊公私心，巧妙的用孝子之名來掩飾了真實的情況。

### 三. 文學價值

《左傳》，全名《春秋左氏傳》，古文經學推為解釋《春秋》的書，借事明義，寓物示理。左傳以敘事見長，以史傳經，讓歷史自己說話。其用字的精確，加上史料的安排和佈局，有本有末，使得文章結構綿密，兼之文字感人。劉熙載《藝概》中亦有提到：「《左氏》敘事，紛者整之，孤者輔之，板者活之，直者婉之，俗者雅之，枯者腴之。剪裁運化之方，斯為大備。」其事例生動，人物刻畫鮮明，雖是編年體，文本卻以事件為中心，體裁變化之巧妙和人物形象盡顯於敘事之中。

《左傳》寫戰爭，一般著墨於戰爭的背景介紹和成敗分析，尤其決戰雙方的關鍵人物或關鍵事件等等的分析，對於戰爭場面的描述反而不多。其擅以對話和行動來表現人物特色，展現出他們的個性，說話當下的感情表現等等。如《鄭伯克段於鄆》一文，並不直言人物的個性特徵，而是藉由對話，人物的動作等來側面烘托出人物的形象。關於莊公與共叔段這場謀反與鎮壓之役，也並未多在戰爭場面上做述說，而是只提了事件的關鍵點，讓我們得知這事件發生的始末，沒有過多冗長的解釋，文字精煉而脈絡清晰。

《鄭伯克段於鄆》一文，透過史料的剪裁安排，批評了母不慈、子不孝、兄不友、弟不恭，表現出儒家觀念中的「正名」和「孝慈」，其後莊公隧見武姜，且不論他二人是真心與否，不能否認有著政治目的的存在。而文末藉由莊公之孝來讚頌穎考叔之孝，更是春秋筆法意在言外的典型。

《左傳》敘事手法生動鮮明，使文章更具戲劇性和故事性，將歷史栩栩如生的刻畫在我們面前，這不僅僅是一本歷史的記載，更是文學的一種展現。

### 四. 結語

親子關係，尤其是母子關係，在每個人生命之中是非常重要的。一段關係。在許多研究中，我們可以得知母親對於孩子的影響有多麼大，甚至是可以影響到他後半輩子的。在讀任何文章，做任何研究時，我們不能只考慮到我們眼前所看到的景況。作者，或者是文章中任何角色，都是一個生命，都有他們的故事，所以我們必須先去了解該人物的背景或生長環境等等，藉此才能去揣摩他們的心理，去推斷出他們何以有如此的作為。畢竟

許多事情是環環相扣的，每個人都是為了不同目的在做事，也因此一件事的發生很多時候是偶然卻也是必然。不妄下狂語，不隨意地去論斷一件事。因為有些時候，一個小螺絲的轉動也影響著另一個，一個影響一個，即使你的齒輪再大，也會被推動。凡事皆有可能，唯有你盡可能去理解其他人事物，你才越有可能達到你的追求。

## 五. 參考文獻

1. <鄭伯克段於鄆> 人物角色之心理分析－李宜樺
2. <<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>>－張高評
3. <<教育心理學>>－張春興
4. <<左傳虛字集釋>>－左松超
5. <左傳敘事結構之思維>－陳逢源